

东坡全集

第一函
十一册

東坡集卷之十四

傳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雋都老吏曾

腆侮法弼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

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服除爲開母老乞歸蜀得劔州臨津以母憂去官

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

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

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黨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旣失黨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

市曰此黨軍子也公察其

冤下德贇獄未服而黨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

復其家流德

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柰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

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
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
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
知卿疾惡無愆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
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
旣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
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
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
起宛句執濮州通判并淵上以爲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

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土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

榮州黃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
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
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
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
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
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
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
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
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

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闕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

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尙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

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先君子爲文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没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

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公紹興中為縣令其治績著於公廨

晉以公贈

常武建中

公紹興中為縣令其治績著於公廨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
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
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
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
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
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
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
子廉樂居之端然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
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
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
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
居年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朽所不測也
當以詩奉贈旣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

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入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